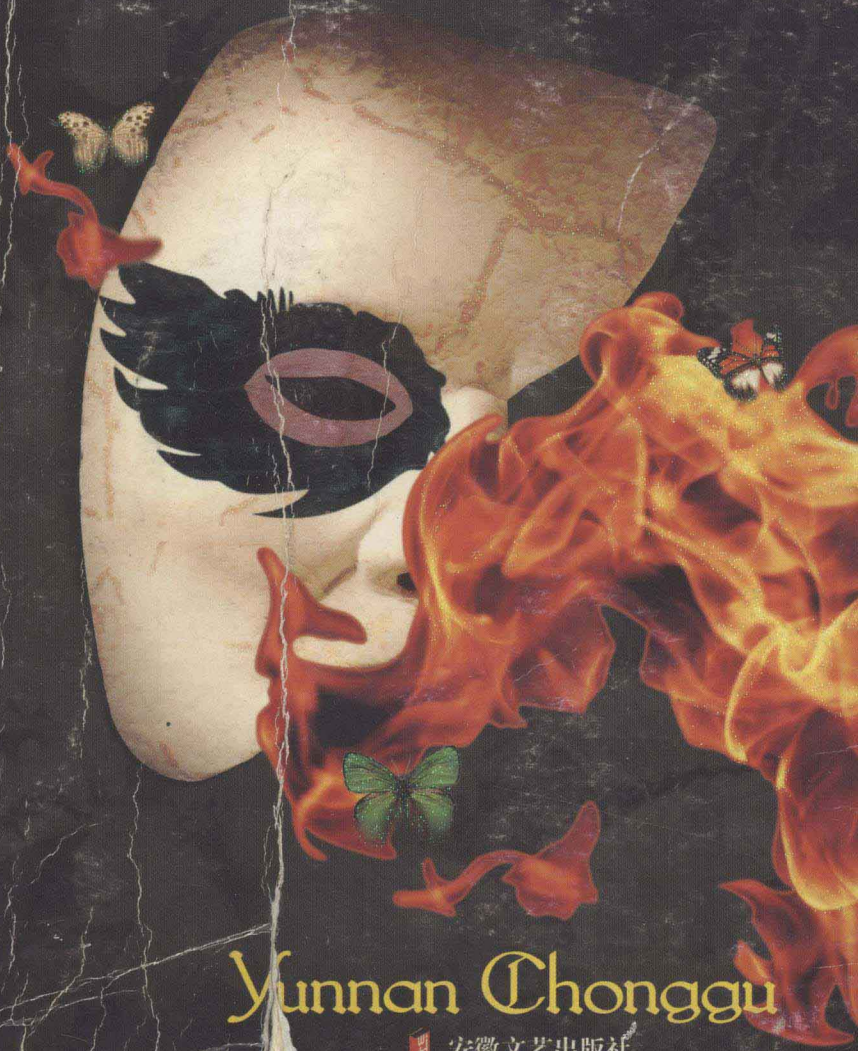


鬼吹灯 之 云南虫谷

天下霸唱→著

◎盗墓者的诡异经历◎

故事以一本家传的秘书残卷为引，讲述三位当代摸金校尉，为解开部族消失的千古之谜，利用风水秘术，解读天下大凶的脉博，寻找一处处失落在大地深处的龙楼宝殿。毕竟那些龙形虎藏、揭天拔地、倒海翻江的举动，都迥异庸俗，在异常的地下世界中，历史的神秘面纱一层层地被揭开……



Yunnan Chonggu

安徽文艺出版社

鬼吹灯 之 云南虫谷

天下霸唱→著

Yunnan Chonggu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鬼吹灯之云南虫谷/天下霸唱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6. 11
ISBN 7-5396-2831-8

I. 鬼… II. 天…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6096 号

鬼吹灯之云南虫谷

天下霸唱 著

责任编辑: 岑 杰

出 版: 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63

网 址: www.awpub.com

发 行: 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 1/16

印 张: 20.125

字 数: 25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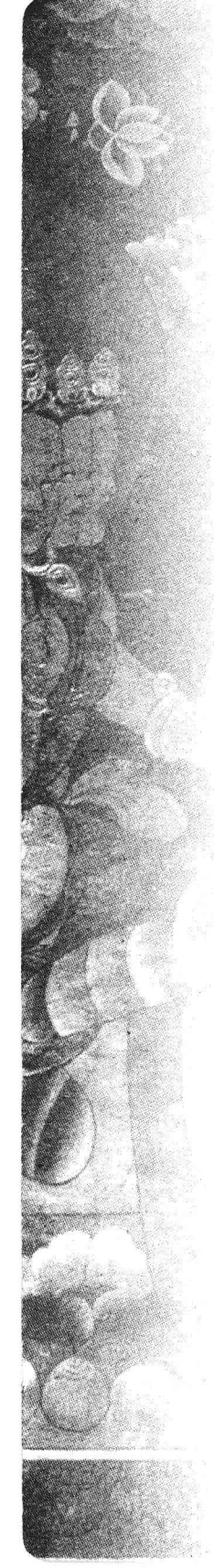
印 数: 25,001—45,000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2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96-2831-8

定 价: 26.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 第一章 车祸 1
- 第二章 彩云客栈 7
- 第三章 蝴蝶行动 12
- 第四章 倒悬 16
- 第五章 水深十三米 21
- 第六章 刀锋 26
- 第七章 穿过高山 越过河流 31
- 第八章 密林 36
- 第九章 鬼信号 42
- 第十章 打字机 48
- 第十一章 指令为搜索 53
- 第十二章 绛血 58
- 第十三章 升官发财 63
- 第十四章 绝对包围 69
- 第十五章 镇陵谱 73
- 第十六章 在蟾之口 78
- 第十七章 禁断之线 83

第十八章	九曲回环朝山岸	88
第十九章	化石森林	95
第二十章	死漂	99
第二十一章	异底洞	104
第二十二章	山神的秘密	108
第二十三章	群尸	115
第二十四章	龙鳞妖甲	121
第二十五章	潘朵拉之盒	128
第二十六章	胎动	135
第二十七章	龙虎杖	139
第二十八章	一分为三	144
第二十九章	暗怀鬼胎	148
第三十章	鬼哭神嚎	152
第三十一章	破卵而出	156
第三十二章	天上宫阙	160
第三十三章	碧水之玄	165
第三十四章	黑色漩涡	169
第三十五章	凌云宫 会仙殿	176
第三十六章	后殿	180
第三十七章	烈火	187
第三十八章	天窗	194

云南虫谷
Yunnan Chonggu



第三十九章 舌头 201

第四十章 水眼 209

第四十一章 叩启天门 216

第四十二章 三个国王 220

第四十三章 长生烛 225

第四十四章 石精 233

第四十五章 夺魂 240

第四十六章 观湖景 248

第四十七章 第十具尸体 252

第四十八章 斩首 260

第四十九章 感染扩大 268

第五十章 狭路相逢 276

第五十一章 数字 283

第五十二章 康巴阿公 288

第五十三章 鬼母击钵图 295

第五十四章 月夜寻狼 299

第五十五章 格玛的嘎乌 304

第五十六章 空行静地 310



第一章

车 祸

回到北京之后，我们在北京的老字号美味斋中，胜利召开了第二届代表大会。会议在胖子吃掉了三盘老上海油爆虾之后，顺利通过了去云南倒斗的决议。

胖子抹了抹嘴上的油对我说道：“我说老胡，云南可是好地方啊。我当年就被天边飞来金丝鸟那段刺激得不轻，早就想过去会会那批燃烧着热烈爱情火焰的少数民族少女了。”

我对胖子说道：“云南没你想象的那么好，少数民族少女也并非个个都是花孔雀，反正以前我去云南没见过几个像样的。那时候我们部队是部署在离边境不远的老山，在那进行了一个月的实战演练。那地方是哈尼族、彝族、壮族的交汇点，有好多少数民族，我看跟越南人长得也都差不多。什么五朵金花阿诗玛的，那都是属于影视剧里的艺术加工，当不得真的。你还是别抱太大的幻想，否则会很失望的。”

大金牙说：“怎么办呢？胡爷，你去的那地方大概是山沟，当年我去云南插队，正经见过不少漂亮的傣族景颇族妞儿。个顶个的苗条，那小腰儿，啧啧，简直……这要娶回来一个，这辈子就算知足了。”

瞎子吃得差不多了，听了我们的话，一拍桌子说道：“诸位好汉，那云南的夷女，有甚稀罕，更兼苗人中隐有蛊婆。她们所驱使的情蛊歹毒阴险，防不胜防，尔等还是少去招惹那些婆娘为好。”

大金牙点头道：“老先生这话倒也有理，我当年去云南插队，听说这众多的少数民族之中，就单是苗人最会用蛊，而且这苗人又分为花苗、青苗、黑苗等等。青苗人精通药草虫性，黑苗人则擅长养蛊施毒。现在黑苗已经很少了，不过万一要是招上了苗女中的蛊婆，可真叫人头疼。”

胖子笑道：“老金，你也太小瞧咱哥们儿的魅力了，苗女中没有好的

就算完了，只要有，我非给你嗅回来几个不可。到时候咱们还是这地点，一人发你们一个苗蜜。”

我喝得有点多了，舌头开始发短，钩住胖子的肩膀笑话他：“让那七老八十的老蛊婆，看中了胖爷您这一身膀子肉，非他娘的把你的臭皮剥下来绷鼓不可。咱们这次去的那地方是白族最多，白族姑娘可好啊，长得白。”

Shirley杨今天的食欲也不错，从她祖上半截算的话，她老家应该在江浙一带，所以这家饭店的淮扬菜式很合她的口味。她见我和胖子与大金牙等人在一起，再加上个瞎子，说来说去，话题始终离不开云南的少数民族少女，最后实在忍无可忍了，轻咳了一声。

经过 Shirley 杨一提醒，我这才想起来，还有正经事要说，酒意减了三分，便举起酒杯对众人说道：“同志们，明天我跟胖子、Shirley 杨就要启程开拔，前往云南。这一去山高路远，这一去枪如林弹如雨，这一去革命重担挑肩头，也不知几时才能回来。不过男子汉大丈夫，理应志在四方，骑马挎枪走天下。高尔基说，愚蠢的海鸭是不配享受战斗的乐趣的。毛主席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此刻良宵美酒当前，咱们现在能欢聚在一起，就应该珍惜这每一分每一秒，等我们凯旋之时，咱们再重摆宴席，举杯赞英雄。”

众人也都同时举起酒杯，为了祝我们一路顺利碰杯。大金牙饮尽了杯中酒，一把握住我的手说道：“胡爷，老哥真想跟你们去云南，可是这身子骨经不起折腾，去了也给你们添累赘。你刚才那一番话，说得我直想掉眼泪，要不我给你们唱段《十送红军》怎么样？”

我心中也很是感动，对大金牙说：“金爷说这话，可就显得咱们兄弟之间生分了。我们去云南，多亏了你在后方置办装备，这就是我们成功的保障啊。你尽管放心，倒出来的明器，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

大金牙把买到的与没买到的装备跟我说了一下，我跟大金牙还有 Shirley 杨三人，商量着都需要带什么东西。一边的胖子与瞎子也没闲着，不断骚扰饭店中一个漂亮女服务员，非要给人家算命。出发前的一夜，就在喧闹之中度过。

第二天大金牙与瞎子把我们送到火车站，双方各道保重，随着火车的隆隆开动，就此作别。



我和 Shirley 杨、胖子三人，乘火车南下，抵达昆明。先在昆明住了三天，这三天之中有很多事要做。我按照大金牙给的联系地址，找到了潭华寺附近的迎溪村，这里住着一个大金牙插队时的革命战友，他与大金牙始终保持着生意上的联系。在他的协助下，我买到了三支精仿六四式手枪，枪身上还有着正式的编号，是缅甸兵工厂仿中国制式手枪造的，然后又流入中国境内。从制造工艺上看，算得上是出口转内销了。那溪谷深处，杳无人踪，要是有什么伤人的野兽，没有枪械防身，颇为不便。

Shirley 杨同胖子买了两支捕虫网和三顶米黄色荷叶遮阳帽，按照事先的计划，我们要装扮成自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进森林中捉蝴蝶做标本。澜沧江畔多产异种蝴蝶，所以借这种捕虫者的身份作为掩护，到虫谷里去倒斗，这一路上就不至于被人察觉。

其余的装备我们尽量从简，这云南的山区中不像沙漠戈壁，水和食物不用太多，把背包中空出来的部分，尽可能多地装了各种药品，以便用来应付林中的毒虫。

我把三支六四式手枪分给胖子二人，胖子不太满意，这种破枪有个蛋用，连老鼠都打不死，一怒之下，自己找东西做了个弹弓。当年我们在内蒙大兴安岭插队，经常用弹弓打鸟和野兔，材料好的话，确实比六四式手枪的威力大。

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我们乘车沿 320 国道，从哀牢山无量山与大理点苍山洱海之间穿越，来到了美丽的澜沧江畔。我们的目的地是云南省境内山脉河流最密集的地方，那里距中缅边境尚有一段距离。

最后这一段坡陡路窄，长途车只能在悬崖上行进。司机是个老手，开得漫不经心，路面状况很差，高低起伏，又有很多碎石和坑洼，一个急弯接着一个急弯，车身上下起伏，屡屡化险为夷，惊得我和胖子出了一身身的冷汗，只恐那司机一不留神，连人带车都翻进崖下的澜沧江中。

车中其余的乘客们，大概都是平日里坐惯了这种车的，丝毫不以为意，有的说说笑笑，有的呼呼大睡，加之车中有不少人带着成筐的家禽，老婆哭孩子叫，各种气味混杂，刺鼻难闻。我不是什么娇生惯养之人，却也受不了这种环境，实在不堪忍受，只好把车窗打开，呼吸外边的新鲜空气。

我探出头去只见山崖下就是湍急的澜沧江，两岸石壁耸立，真如天险

一般，江面并不算宽，居高临下看去，江水是暗红色的，弯弯曲曲地向南流淌。

胖子恐高症犯了，全身发抖，也不敢向车窗外看上半眼，只是连声咒骂：“这操蛋司机也真敢做要，这是……开车还是他妈耍杂技呢？这回真是想要去了胖爷啊，老胡咱们再不下车，哥们儿就要归位了。”

Shirley杨也坐不习惯这样的过山车，干脆紧闭着眼睛，也不去看外边，这样多少还能放心一些。

我对胖子说：“革命尚未成功，咱们还要努力。你再坚持坚持，现在下了车，还要走上好远。你想想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是怎么坚持的，你眼下这点困难算得了什么？实话告诉你，我他妈的也快让这破车颠散了架了。”

旁边一个当地贩茶叶的人告诉我们：“看你们嚇得咯样，搞点晕车药片来甩，多坐咯几趟就觉得板扎喽。你们要克哪点噶？”

云南当地的方言繁杂，并不好懂，我们这次又不想与当地入过多接触，所以茶叶贩子说的什么，我根本没听明白，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那卖茶叶的见我不懂他的话，就用生硬的普通话对我说：“我是说看你们难受的样，还坐不习惯这种车，习惯就好喽。你们是要到哪个地方去？”

我看这人是当地土生土长的，正好可以找他打听一下路程，便对茶叶贩子说：“我们是倒……倒……倒博物馆的，不不，我们是自然博物馆的，想去蛇河捉大蝴蝶。跟您打听一下，这里到遮龙山还有多远？我们在哪里下车比较好？”

茶叶贩子一指远处江畔的一座高山：“不远了，转过了那个山弯下车，就是遮龙山下的蛇爬子河。我也要在那里去收茶叶，你们跟着我下车就行。”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灰蒙蒙的巨钵形山体耸立在道路的尽头，山顶云封雾锁，在车里看过去，真有种高山仰止的感觉。虽然已经在望，但是望山跑死马，公路又曲折蜿蜒，这段路程还着实不近，看来我们还要在这辆破车上多遭一个小时的罪。

我们都是坐在车的最后边，正当我跟茶叶贩子说话的时候，车身突然



猛烈地摇晃，好像是压到了什么东西。司机猛地刹住车，车上的乘客前仰后倒，登时一阵大乱。混乱中就听有人喊压死人了，胖子咒骂着说这神经病司机这么开车，他妈的不压死人才怪，同我和 Shirley 杨一起从后边的窗户往来路上张望。

我只往后一看，便觉得头皮发麻，赶紧把视线移开，再看下去非吐出来不可。他娘的，被压死的这究竟是什么鬼东西？

这时司机也从车上跳下来，去查看车后的状况，后边路上有两道醒目的绿色痕迹，痕迹的尽头却不是什么人，而是一段被车撞断的石人俑，跟真人一般的大小。石俑并不结实，只有外边一层石壳，中间全是空的，被撞得碎成了若干残片，里面爬出来的都是密密麻麻的白色蛰虫^①。无数的蛰虫被车轮碾得稀烂，地上有很多死虫身体里流出的绿汁，那种恶心的情景，叫人看得想要呕吐。

司机在下边看了一遍，抬脚踩死几只，大骂晦气，从哪里冒出来这么个里面生满蛆的烂石头，把车都撞瘪了一大块。

Shirley 杨从车窗中指着地上的一块石片，对我说道：“老胡，你看这石俑是仿汉制的造型，会不会是献王时期的产物？”

我点头道：“确实有些像，不过石俑怎么只有层壳？里面装了这么多虫子，又被车碾碎了，单从外形上来看，已经不太容易辨认出来，所以也不能就此断定是汉代的東西。”

我抬头从车窗中向上看了看，万丈高崖，云雾环绕，也瞧不出是从哪处山崖掉落下来的，也许这附近的山上，有什么古迹，看来我们已经进入当年献王的势力范围了，不过这俑人里怎么长了这么多的蛆虫？

我心中越想越觉得不安稳，就问茶叶贩子以前有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茶叶贩子说：“这样的石俑在遮龙山附近更多，都埋在土里，有时候赶上山体滑坡，偶尔会显露出来，里面都长满了肥蛆。有人说这是种古代人形棺材，但都是风传，也不知道确切是做什么用途的。当地人都很厌恶这种东西，认为是不吉的征兆，预示着疾病和死亡。今天乘车遇到了，算咱们倒霉，过些天要去玉皇阁请个保平安的银符才行。”

^① 蛰，音 qiè；蛰虫，古书上的一种成虫似蝉的小虫子。

我担心太过热切地关注这些事会被人看出破绽，便不再多问，只同茶叶贩子谈些当地的风土人情。遮龙山已经是白族自治州的边缘，有白族、汉族，也有极少一些景颇族同傣族，最热闹的节日在三月，届时所有的男女老少都聚集到点苍山下，有各种山歌对唱庙会节目，十分热闹。

我对这些半点不感兴趣，跟他聊了几句，把话锋一转，又说到遮龙山，我借着抓蝴蝶的名义问茶叶贩子那里的地形。

茶叶贩子说他虽然是当地人，但是遮龙山就像是这里一个界碑，很少有人翻过山去。那边毒虫毒雾很多，蚊虫滋生，山谷中潮湿闷热，瘴气常年不散，已经在那里失踪过很多人了，当地人没有人愿意去那里。另外一个就是遮龙山太高，上面又有雪线，天气变化多端，冰雹、大雨、狂风等等，说来就来，刚刚还响晴白日，转瞬间就会出现恶劣的天气，如果没有大队人马，想爬遮龙山是十分冒险的。

司机自从撞碎了石俑之后，车速就慢了下来，想必他也是担心撞到那种东西不吉，所以尽量把车开得平稳一些，加之已经渐渐离开了那段山崖上的险路，我们总算松了口气。胖子也活了过来，正好听见茶叶贩子那几句话，忍不住问道：“哎，这什么山，听上去有几分像是当年红军爬的雪山？不知是不是同一座？”

我对胖子说：“红军爬的是夹金山，跟这遮龙山不是一回事，还要往北很远。不过你刚才看见澜沧江的悬崖激流，与不远处的金沙江差不多。你要是想加强传统思想学习，可以跳下去游一圈，体会一下主席诗词中金沙水拍云崖暖的意境，然后再攀越遮龙山，就只当是重走一回长征路，爬雪山过草地了。”

胖子说道：“战士的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乌江天堑重飞渡，兵临贵阳抵昆明，这都是在册的。要走长征路，就得实心实意地从头开始走，从半截走哪成？你这明显的是投机主义倾向。”



第二章

彩云客栈

我们闲谈之间，汽车停了下来，茶叶贩子赶紧招呼我们下车，说要去遮龙山，从这里下车最近。除了我们三人与茶叶贩子，同时在这里下车的，还有另外两个当地的妇女，一个三十多岁，背着个小孩，另一个十六七岁，都是头戴包巾，身穿绣花围裙。她们身上的服饰都是白底，当地人以白为贵，应该都是白族。不过这些少数民族并不是我们想象中整天穿得花枝招展的，不是节日，并不着盛装，加之这里各种少数民族都有，有时也不易分辨。

我本不想和这些人同行，但是热心的茶叶贩子告诉我们，在人烟稀少的地区，要结伴而行，互相帮扶照顾，这是当地的习俗。

Shirley杨以前工作的时候经常和美洲土著人打交道，知道外来的最好遵守当地的习惯，否则容易发生不必要的冲突，于是便与这三人同行。

这里全是高山深谷，人烟寂寞，山林重重，走遍了崎岖山径，盘旋曲折。原来从下车的地方，距离遮龙山还有好远的路程，我这刁暗中庆幸，亏得没跟这些当地人分道扬镳，否则还真不容易找对路径。

在山里走了有两个多钟头，终于到了遮龙山下。这里并没有什么民居村寨，即便有些采石头的工人也都住在稍微远一些的地方，山下只有一处为来此地做茶叶生意的商人提供食宿的客栈，与我们同行的两名白族女人，便是这间彩云客栈的主人，她们是外出买东西回来。这里出山一趟十分不容易，所以要一次性买很多东西，大包小裹又带着个孩子，我和胖子学了雷锋，不仅背着自己的几十斤装备，还帮着她们拎米和辣椒，到地方的时候，已经累得腰酸腿疼。

客栈里除了我们六人，再没有其余的人，当地人很淳朴，外出从不锁门，有过路的客人经过，可以自己住在里面，缸里有水，锅中有饵饼和米，

吃饱喝足睡到天亮，临走的时候把钱放在米缸里。这已经成为了约定俗成的一种行为，从没有人吃住之后不给钱。

带小孩的白族女人是彩云客栈的主人，是个年轻寡妇。十六七岁的女孩是她丈夫的妹妹，是汉族，小名叫孔雀，一双大眼睛，十分活泼可爱，穿上民族服饰，比当地的女子好看得多。遮龙山下只有她们这里可以歇脚住宿。从这里向南走一天的路程，产一种雾顶金线香茶，经常有客商去那边收购茶叶，每次路过，都免不了要在彩云客栈落脚。

老板娘对我们帮她搬东西极是感激，一进门就带着孔雀为我们生火煮茶做饭，没多久孔雀就把茶端了出来，胖子接过来一闻，赞道：“真香啊，小阿妹这是什么茶？是不是就是云南特产的普洱？”

孔雀对胖子说道：“不是的，这是我们本地山上产的雾顶金线香茶，用雪线上流淌下来的水冲泡了，每一片茶叶都像是黄金做的。你尝尝看，是不是很好？”

胖子说道：“不喝就知道好，也不看是谁泡的茶。”说着话掏出烟来，分给我和茶叶贩子，一边喝茶一边抽烟，等着老板娘给我们开饭。

胖子有意要在孔雀面前卖弄自己的学识，又摸出另一包红塔山来，对茶叶贩子说道：“兄弟你知不知道，抽烟也讲究搭配，咱们刚才抽的是云烟，现在再换红塔山，这可别有一番味道，如此在京城中有个名目，唤做塔山不倒云常在。”

孔雀对胖子的香烟理论不感兴趣，却对我们带的捕虫网很好奇，问 Shirley 杨：“是不是要去遮龙山那边捉蝴蝶？”

Shirley 杨不愿意骗小姑娘，只好又让胖子出面解释，我担心胖子说话没谱，露了马脚，这种煽动革命群众的工作，还是由我这个有做政委潜质的人来做比较合适。

于是我告诉孔雀说我们这三个人，都是首都来的，在自然博物馆工作，专门收集世界上的珍稀蝴蝶。这次就是专门来这里捉蝴蝶的，然后要制作成标本，带回北京展览，让那些来咱们伟大祖国的外国人开开眼，见识见识云南的蝴蝶是什么样的，不仅可以填补我国在蝴蝶标本等研究领域的空白，还可以为国增光，给国家创收。争取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在改革开放的新长征路上创造一个又一个的辉煌……从所有角度来讲，这件工作于国于民，都是千秋伟业，是一项具有战略性高度的尖端科研工作，其



现实意义不亚于人类的登月计划。

想不到我这一番话，不仅让孔雀听得很激动，连胖子和茶叶贩子都听傻了。茶叶贩子问道：“买买撒撒，这样事硬是整得噶……我是说胡师啊，这蝴蝶儿还有这么大的价值了？那我也别贩茶叶了，和你们一一起去捉好不好？”

一旁的 Shirley 杨戴着太阳镜，听了我对孔雀胡侃，强行忍住不让自己笑出来，看她的样子真有几份像是国民党的女特务，好像正在嘲笑我，看我怎么收场。

我暗道不妙，这回把话说过头了，急忙对茶叶贩子说：“这个嘛，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革命分工不同，倒腾茶叶也好，捉蝴蝶也罢，都是为了四化建设添砖加瓦，少了谁都不行。咱们都是社会主义的螺丝钉，要是老兄你放下本职工作去捉蝴蝶，那咱们全国人民也不能光看蝴蝶不喝茶了，是不是？其实外国人也喜欢饮茶，茶文化源远流长，在全世界都有广泛的茶文化爱好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西哈努克亲王就很喜欢品茗，所以说倒腾茶叶同样是很重要很有意义的工作。”

这时候孔雀的嫂子招呼孔雀去帮着开饭，我也就趁机打住不再说了。胡乱吃了一些，便独自到客栈外用望远镜观看遮龙山的形势。只见那最高的山峰直入云霄，两边全是陡峭的山崖，绵延起伏，没有尽头，也分辨不出山顶聚集的是白云还是积雪。这里的云雾果然很多，而且层次分明，山腰处就开始有丝丝缕缕的青烟薄雾，越往高处云团越厚，都被高山拦住，凝聚在一起，整个遮龙山的主峰，像是位白冠绿甲的武士，矗立在林海之中。

山下林海茫茫，瀑布森林千姿百态，一派美丽的原生自然风光。这附近的山川河流，与人皮地图上所绘大抵相同，就在这大山林海后面的山谷深处，就是我们要找的献王墓，至于墓里面究竟有没有毫尘珠，实在没有任何把握。

想起那种邪恶的巫术，还有路上所见石俑中密密麻麻的蛆虫，心中对献王墓不免产生了一点畏惧的心理，不过既来之则安之，已经到了遮龙山前，那便有进无退，后面的事就只有祈求摸金祖师爷保佑了。

茶叶贩子明天一早要出发去收购茶叶，饭后就直接进里间抓紧时间睡觉歇息。胖子与 Shirley 杨吃完饭，也出来散步，同我一起抬头望着前方的

大山。要想倒献王墓，如何翻越这座高耸入云的遮龙山，就是一大难题，见了这险峻巍峨的山势，三人都是愁眉紧锁。

当初瞎子等人是找了位当地的向导，经过艰险跋涉才越过雪山，如果没有向导上山，是十分危险的，但是我们刚才问了彩云客栈的老板娘，上过这座遮龙山的当地人早已经死光了，这些年，传说山上闹鬼，根本没人再敢上去。

正在我们苦无对策之时，却听孔雀说：“想去遮龙山那边的山谷捉蝴蝶，遮龙山下有条隧道，可以放排顺流从山中穿过，用不着翻山。不过那边有好多死人，经常闹鬼。”

如何进入虫谷，在人皮地图上标注的路线共有两条，一是从遮龙山上的风口翻越；其二是沿着蛇河绕过遮龙山，这条路线要穿越一片存在于澜沧江与怒江之间危机四伏的原始森林，虽然在地图上直线距离不算远，但是进过原始森林的人都应该知道，实际上要比预计的行程长十倍或二十倍以上，而且其中有些地方存在沼泽，那简直就是绿色地狱。

这两条路线都不好走，相比之下只有翻越海拔三千米以上的遮龙山比较可行，但是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冒险翻越雪山，也不是闹着玩的，搞不好出师未捷，就全部折在山上。

这时听孔雀说还有条近路，便忙追问详情，孔雀只知道个大概，我们只好又去找老板娘打听。老板娘告诉我们，遮龙山（当地人称为哀腾，是无尾龙的意思）的底部，有很多密如蛛网的山洞，传说都是古时先民开凿的，以前有叛乱的土匪占据其内对抗官兵，官兵对山内复杂的地形束手无策，只好把所有的洞口都用石头砌死，把里面的人都活活困死在了里面。以后每当耍海会的时候，把耳朵贴在遮龙山的岩石上，就会听见山体中阵阵绝望的哭号声。

当然这只是当地民间流传的一个传说，至于山洞修建于哪朝哪代，是谁建造的，有什么用途，里面的匪徒是什么人，是否是当地少数民族反抗压迫剥削，揭竿而起，还是究竟怎么样，到今天已经没人能说得清楚了。

但是直到近几年，有人采石头发现了一个山洞，里面有溶岩，还有条地下河，这条河一直穿山而过，流入遮龙山另一端的蛇河，水深足可以行使竹排，而且有这条水路，就不用担心在纵横交错的山洞中迷失了路径。由于地形平缓，水流并不急，去的时候可以放排顺流而下，十分省力，回

来的时候需要费些力气撑着竿子回来，总之比从山上翻过去要方便很多。

最后老板娘嘱咐我们，从那里过去虽然是条捷径，但是那条山洞的两侧，有很多奇形怪状的尸骸，没人晓得那是什么时候死在里面的，胆小的人见了会被吓出毛病。倒是几次有人放排从山洞中穿过，但是一来那边的虫谷有很多瘴气，二来也没有人烟，去到那边也没什么意义，最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人过去了。如果想抄近路，还需要多加小心才是。

我对老板娘说：“这倒不用担心，我们去那边的山谷捉蝴蝶做标本，是为人民服务，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怎么会怕死人。既然有近路，放着不走是傻子，更何况曾经有人成功地穿过去了，说明里面没鬼，有可能只是古时候先民墓葬之类的遗迹。”

我想起刚才在门口见到门上有军烈属的标志，就再向老板娘打听，原来孔雀的哥哥是牺牲在前线的烈士。我这才想到，南疆战火至今依然未熄，这次来云南，有机会的话应该去看看战友们的陵园，可不能总想着发财就忘本了啊。

另外我还跟老板娘商量，附近有没有什么人有猎枪，我们想租几把防身。老板娘让孔雀从里屋翻出来一把“剑威”气枪，是一支打钢珠的气枪，当年孔雀她哥哥活着的时候，就经常背着这支气枪进山打鸟。老板娘心肠很好，愿意免费把枪借给我们，也不用押金，回来的时候还给她就可以。

我略有些失望，本来觉得最起码也得弄把双筒猎枪，这种打鸟的枪跟玩具差不多，但是接过一看，发觉真是把好枪，保养得非常好，而且不是普通的小口径，可以打中号钢珠，射程远，枪身也够沉够稳，别说打鸟了，打狼都没问题，唯一的缺点是单发，每次击发之后，都需要重新装填。

现在有胜于无，一时在附近也弄不到更好的枪械，于是我把枪扔给胖子，让胖子熟悉一下这把枪，“剑威”暂时就归他使用了。

我谢过老板娘，当天晚上三人就在彩云客栈中过夜。这一晚我和胖子睡得很实，什么都没想，把一路上的奔波劳苦彻底丢开。真是一觉放开天地宽，直到转天日上三竿，Shirley 杨揪着耳朵把我们叫起来，才极不情愿地起床。